

文学与人

WEN XUE YU REN

李永建◎著

相山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相山学术丛书

文学与人

WENXUE YU REN

李永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人/李永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5
(相山学术丛书)

ISBN 978-7-5161-8079-2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②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2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2
字 数 456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天地、人心和诗意之间的求索

(序言)

本书是笔者从学、执教三十年来撰写的论文和评论的结集，虽然不敢妄言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可以问心无愧的是，篇篇皆为凝心聚力而成，是从生命深处流淌出来的。在笔者步入知天命之年时将它们结集出版，也恰是对自己为学作文、心路历程、精神轨迹的一个回望、反思和总结。

文集都是对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共计三十八篇。笔者一直秉持和践行“掐尖儿式”研究的理念，即选择顶尖级的名家、最优秀的经典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和阐释的对象，以实现研读经典、走近大师、与大心相遇为目标。因而本书在经典细读中，赏析的是《红楼梦》《平凡的世界》《铁木前传》《柏慧》等大家名作；在名家评析中关注的是陶渊明、鲁迅、赵树理、张炜、王蒙、杨朔、史铁生等，都是古今大家；在现象透视中，论析的皆为“乌托邦”追求、英雄意识、纯文学的命运、现实主义嬗变、女性主义写作等重要的文学思潮。部分篇章所论虽不在名家经典之列，但都是内蕴丰富的力作，而笔者的评论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而也在书中收录，以作生命的见证。收入其中最早的论文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今天看来虽显稚嫩青涩，但跃动于其中的心是纯的、情是真的、血是热的，因而不悔少作，敝帚自珍，也收录其中，以致业已逝去的青春。

文章虽类分三种（经典细读、名家评析、现象透视），时跨三代（古代、现代、当代），但却有一根红线使其彼此密切相连、融为一体。这条红线就是人，即人心、人性、人生、人道和人学。细言之，即为：探究人心的玄奥幽深，体察人性的多维百变，关注人生的处境出路，礼赞人道的平等、宽容、仁爱和自由。而人学则是我们要着重说明的，它是观照、研读和阐释文学的一种观念、角度和理论：将人作为考察的对象和目的，用

人的情感、心灵和价值立场赏析、阐释文学的深度内蕴；而这里的人，涵盖了作为对象主体的世界上、日常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文学作品中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创作主体的作家和接受主体的读者，而这四个层面的人又是一个互动互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复杂的有机整体和系统。通由人学的观念、理论而进入这样一个系统，我们就得以抵达文学那丰富多彩、多维多棱、立体交叉的艺术世界。

在研究理论或方法上，恪守溶盐于水、无法为法的理念。不故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博采各家之长，如精神分析、社会学、原型批评、女性主义、美学、文化学等，皆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同时又不盲目地赶浪弄潮、生搬硬套，而是西体中用，扬精弃糙，随形就势，移步换景，化用创新。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用诗眼、诗心对文学进行观照、解读，从而将诗情画意融入宇宙人生之中，构建一个诗意盎然的另类空间，以作为大家共享的心灵的栖息之所。

各辑末尾几篇，多是刚发表或待发表的晚近之作，代表了近几年笔者公民意识觉醒后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立场，也是传统文人家国情怀复活的文字见证，折射出了一个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转型期的心灵的蜕变和更新：不再满足、自得于“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安静、封闭、逍遥自在的纯粹知识分子的生活，而是要将自己的思想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动力，用纸与笔关注民生、介入现实、干预生活、针砭时弊、批判社会，主动承担起一个当代人文学者应该担当的神圣使命。文末那篇谈宗教的文章，是我对宗教信仰苦思冥想多年的一个总结，也表明了自己对世俗的超越和对终极价值的关怀，是我从文学向宗教哲学、从此岸向彼岸、从今生向来世、从大地向苍天、从短暂向永恒的升华。

如果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那么，一个人的研究、写作的过程也正好是一个人认识判断、精神情感从幼稚到成熟、从单一到丰富、从片面到全面、从错误到正确、从零碎到系统的自我不断修复、矫正、深化、发展、健全的轨迹的全息投影。这一点在本书第二辑中两篇关于王蒙的人与文的前后截然不同评价的论文中得到了印证：辑首的写于早年的那篇论述王蒙的小说美学风格的论文，对其文其人表达了全面的认同甚至礼赞、敬佩；而辑末的那篇写于近年的《告别王蒙》，则对其文品人格进行了重新的认识、评判，并做出了“告别”的结论。一辑首一

辑末，一早年一近年，一个作家一样作品，但评价、结论完全相反，这就像是一个隐喻一样，折射出了笔者对世道人心曲折的认识历程和心智由迷转悟的印痕，这也可以看作本书恰是我的个人精神流变史的忠实记录的一个象征。

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就是知晓了上苍为自己设置的人生的边界，就是明白了自己今生今世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宇宙人生的真谛，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自己，不仅应闻道，还要得道、践道，抵达有意义、有灵魂的人生境界，诗意地栖居在并营造着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命中注定要当一辈子大学文科教师的自己，在阅读、写作和教学的过程中，一步步地悟道、体道传道，自愿担负起自度度人的神圣使命。而文集最后的跋，则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个师者在课堂的平台上通过文学的赏析、感悟和讲授来化育、塑造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国民的文化心理、道德情感、思维方式的现实努力和理想追求。借用《诗经》之语以自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目 录

在天地、人心和诗意之间的求索(序言)	(1)
--------------------------	-----

第一辑 经典细读

论《红楼梦》对爱情独具个性的深刻阐释	(3)
从《红楼梦》的几个题名透视其内蕴	(18)
《平凡的世界》的艺术缺憾和路遥的巨著情结	(35)
解读《铁木前传》的深层意蕴	(48)
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对《红楼梦》中爱情体悟和阐释的借鉴	(57)
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对《红楼梦》技法上的继承	(72)
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上的兼收并蓄	(87)
论“季节”系列中王蒙的自我批判	(99)
“井”之重和“天”之轻	
——从题名的两个意象看《井口那片天》的内蕴特征	(113)
在阅读和写作中建构自己的心灵家园	
——读蔡效淳先生《从心集》有感	(121)
从《钢轨》看季栋梁的人文情怀和现实批判精神	(126)
从《泥鳅》的隐喻透视尤凤伟的现实主义精神	(137)

第二辑 名家评析

杂色——王蒙小说美学特征管窥	(149)
----------------------	-------

目 录

寻找走近张炜的路径

- 从《柏慧》看张炜的内心世界 (162)

“杨朔模式”新探 (170)

受难与救赎

- 论史铁生通由宗教自救和度人的心路历程 (180)

赵树理早期小说文化内蕴解读 (189)

论赵树理及其创作的当代意义 (200)

从《夜颂》看鲁迅的幽暗意识 (212)

鲁迅元素及其当代意义 (231)

个体心灵之花结出的人类智慧之果

- 从鲁迅的心结透视其文学内蕴的深度取向 (244)

论鲁迅笔下的希望、光明和理想 (261)

存在主义视镜中陶渊明的人与文 (271)

陶渊明启示录 (283)

论陶渊明家园意识的内蕴 (293)

告别王蒙

- 从王蒙的近作《悬疑的荒芜》说起 (302)

第三辑 现象透视

“乌托邦”的魅力

- 对新时期青年作家“白日梦”的考察 (321)

英雄的沉浮

- 论当代文坛中英雄意识的流变和走向 (329)

从辉煌到困窘

- 论新时期纯文学的命运 (339)

新时期文学中的四类女性形象与男权意识 (348)

论新时期文学对人的探索的迷误 (357)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的态势和走向 (367)

谎言为何拥有魅力 (370)

论小说的意义 (372)

大地与星空

——对新世纪小说的人间关怀和终极拷问交融一体态势的 考察	(377)
论新时期小说中女性主义视镜里的女性形象	(384)
从新时期小说看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发展和深化	(399)
从隐喻、象征这一密码来透视宗教经典的深层意蕴	(409)
参考文献	(424)
文学教学与人文精神的化育(代后记)	(428)

第一辑

经典细读

论《红楼梦》对爱情独具个性的深刻阐释

《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它的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不过，爱情显然是它的一条主要线索，是作者透视社会人生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层面。如果抽掉了它，这部奇书就会黯然失色。不仅如此，在这部书里，作者还将爱情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开掘和阐释，从而赋予这一人类至情独特的文化意义。

爱情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永恒主题，在曹雪芹、高鹗的笔下，这一异性间的美好情感，有些什么新的发现和拓展呢？

作者在开篇就借石头和空空道人之口将自己所写的爱情与以往的“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等书”中所写的男女私情区别开来：“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而自己所作“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可比。”又借僧人之口说：“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由此可以看出，曹雪芹一开始就立志写出“儿女之真情”。通观全书也可发现，作者确实开掘和表现了不同凡俗的爱情绝唱。那么，这种儿女真情的内涵又是什么呢？窃以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爱情的非人间性、爱的不可替代性和对女性的诗意观照。在物欲横流、人情浮泛、精神价值消解的今天，反观和探讨《红楼梦》对爱情的充满个性和创造精神的阐释和建构，我觉得是有极其深广的现

实意义的。

一 木石前盟、生死之恋——爱情的非人间性

《红楼梦》第三回写到宝、黛初见时，作者着意描写了二人神奇的体验和感受：“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到如此！’”而宝玉见了黛玉，也说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接着又补充说：“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二人为何初次见面就有这种似曾相识之感呢？这里曹雪芹有一个神话般的铺垫和交代，借僧人之口道出了“千古未闻的罕事”，即所谓宝、黛二人有前世的木石之盟：宝玉前生为石，警幻仙子让他做赤瑕宫神瑛侍者时，他常以甘露浇灌一株绛珠仙草。这绛珠仙草就是林黛玉的前身，因受甘露的滋润而脱草木之胎，幻化成人形。故而因承甘露之惠，决定以一生的眼泪还给宝玉。宝、黛在人间经历了一番爱恨缠绵，于黛玉焚稿魂断之后，作者安排宝玉在梦中重游太虚幻境，亲睹了那“降凡历劫，还报了灌溉之恩，今返真境”的绛珠仙草，从而构建了宝、黛之恋的一个完整的神话结构。

现代科学、生物学告诉我们，所谓前世之缘、木石之盟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这不过是小说家言即作者的想象和虚构罢了。但透过这貌似荒诞不经的神话外衣，我们却可以看出作者对那种非人间性的、理想美好的爱情的神往、体悟和构画。

第一，作者通过这一神话模式描画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神圣情感，是对世俗恋情的超越和否定。与木石之盟相对的是金玉良缘。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就从《红楼梦·终身误》的曲子里听到：“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第三十六回宝玉在梦中说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金玉良姻是指宝玉、宝钗之间的姻缘，它是一种世俗的婚姻关系，追求的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满足着吃、穿、住、行等的日常需要，实现着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功能。而木石之盟即宝、黛之恋，则是一种得之天意、难假人力的神奇遇合，二人刻骨铭心的爱情不仅建立在美丽的容貌和俊雅的风度的相互吸引上，更源于彼此内在心灵、情感的相互呼应、撞击之中，是一种超越了俗世的琐屑凡庸的至真至纯的美好情感。作者否定了前者，而对后者的赞美之情则溢于言表。

第二，作者在这一神话构建中寄托了渴求美好爱情持久不变、永世长存的愿望。作者为什么把宝、黛之间人和人的感情转化对应为木石之情呢？这是因为：首先，木石具有人所不具备的持久性。人是一种有死的存在，死了就无法复生，当然相互间的感情也就不存在了。而木石则超越了人的有限性。石头坚硬，不易磨损，男女常以“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誓言来表白自己的诚意；而草木则有着更新生命的特性：花谢了来年还可再开，叶落了明春尚能复生。何况二者又是灵石仙草呢？这使他们既具备了人的生命和灵性，又拥有了物的永恒不变的特性。其次，人充满着欲望，是不知满足而又多变的，故而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乃其天性。而物无情无欲，自自然然，显然就专一可靠得多。这一点作品中的紫娟有着独到的见解，黛玉死后宝玉痛悲时，紫娟曾发了这样的感慨：宝玉“常时哭想，并非忘情负义之徒。今日这种柔情，一发叫人难受，只可怜我们林姑娘真真是无福消受他。如此看来，人生缘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头时，大家都是痴心妄想。乃至无可奈何，那糊涂的也就不理会了，那情深义重的也不过临风对月，洒泪悲啼。可怜那死的倒未必知道，这活的真真是苦恼伤心，无休无了。算来竟不如草木石头，无知无觉，倒也心中干净！”紫娟的草木之论颇有见地，蕴含着对人性人情的深刻体悟。

宝、黛爱情的非人间性还表现在与木石之盟有着内在呼应的二人的生死之恋上。凤姐、贾母巧设调包计，使处于痴迷状态的贾宝玉错娶了薛宝钗，黛玉也误认为宝玉负情而焚稿泪尽而死。后来清醒而知晓实情的宝玉虽未像罗密欧、祝英台那样为恋人而殉情，但却以出家为僧来回应了黛玉的深情。前世的仙界的木石之盟并未在今生的俗间化为美满的姻缘，而是以一场凄惨的悲剧告终，一反传统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这既是当时的社会原因促成的，从而使这一爱情悲剧具有社会文化的深厚意蕴；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又体现了作者别具匠心的美学追求和对爱情的独特体悟。

黛玉宝入空门的安排阻断了二人的世俗结合，从而彼此拉开了距离，也产生了情感上的升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死亡带来了诗意。因为世俗的日常生活往往是对诗意最大的破坏和消解，如若走得太近了，看得太清了，彼此没有任何秘密了，那么美也就不存在了。诚如赫尔岑所言：“在同一个屋顶下共同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婚姻的一半由于它而遭到毁灭。人们在一起生活太密切，彼此之间太亲近，看得太仔细、

太露骨，就会不知不觉地、一瓣一瓣地摘去那些用诗歌和娇媚簇拥着个性所组成的花环上的所有花朵。”^①假如宝、黛二人美梦成真，结为夫妇，生儿育女，那么还会有后来宝玉对黛玉的深切悲悼和铭心刻骨的思念吗？牛郎织女为什么以天河分隔而只能在每年七夕一会，我想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机制和美学原理吧。正像梁祝化蝶一样，黛玉的死和宝玉的另一种形式上的死又演化为一种独特的生，肉体死亡了，却换来了精神上的长生不死，从而使宝黛之恋成了爱情绝响。这是其一。其二还在于：黛玉正值青春美丽、绚烂未凋之时而溘然长逝，是死得其时，恰到好处。因为宝玉喜爱的是诗意亮丽的少女，假如林黛玉一直活到八十岁，满脸皱纹，齿残背驼，整天唠唠叨叨说些家长里短，那么宝玉心仪的对像不是就被破坏了吗？作品中的黛玉死了，但却将十五六岁少女的美丽永远留在了宝玉的心中，以至于后来给贾母守灵时看到宝钗穿孝服的雅致还联想到黛玉的美：“所以千红万紫终让梅花为魁，殊不知并非为梅花开的早，竟是‘洁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这时候若有林妹妹也是这样打扮，又不知怎样的丰韵了！”

《红楼梦》从木石前盟和生死之恋两个层面构建了宝、黛的非人间的爱情蓝本，它突出了爱情的理想性和神性。虽然与俗世的爱情形态拉开了距离，但却是我们心灵深处一直渴望、向往、追求而在现实中又无法拥有的爱情样式，它是我们现实的爱情生活平淡、乏味、灰暗的一种弥补和超越。人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还是一种精神、情感的存在，人们渴望得到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美丽童话的慰藉，希望在虚幻中获得一种心理补偿和审美愉悦。而《红楼梦》所表现的宝、黛之间的如诗如画、如仙如幻、死去活来被王蒙概括为“天情体验”的美好恋情，正好满足了世俗中的人们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洗礼、灵魂得以超度的愿望。

二 只取一瓢饮——爱的唯一、不可替代性

宝、黛虽然未能在人世间长相厮守、白头偕老，但在有限的相处中，却体验到了丰富深刻的爱情内涵。他们彼此都认为对方是最完美、最理想的，是生命中的唯一，别人无法替代，从而在心灵情感深层产生了契合与

^① [苏] 尤·留里科夫：《爱的三种魅力——爱情，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徐泾元、徐桃林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5页。

碰撞。

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中，走进宝玉视野和生命的美丽多情的少女很多，但宝玉最终却只选定了黛玉。在第九十一回黛玉以说禅的方式进一步对宝玉试情，宝玉做出了这样的回应：“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是二人非常独特的海誓山盟，也是二人正面的以心相许。宝玉爱情上的由泛而专，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这首先源于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最初，他与女子的交往是很孩子气的，带有游戏的色彩：泛泛地爱着每一个女子，也自以为每一个女子都爱他，因而他就陶醉在这自造的幻梦中。最早惊醒他这梦的是龄官。第三十回宝玉对龄官冒雨痴心划“蔷”而惊奇疑虑，至第三十六回，目击了龄官不理自己而对贾蔷撒娇、缠绵，宝玉领悟了其上次划“蔷”的深意，不觉怅然若失，终于“识分定情悟梨香院”。归来对袭人叹息道：“……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自得其眼泪罢了。”“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这次经历和感悟是其由泛爱而专一于黛玉的转折。

此外，也是主要的，宝、黛之所以将对方作为生命的唯一，除去前生之盟的神秘外衣，乃在于二人外在容貌的相互吸引和内在心灵情感的彼此呼应。作品写他们初次相见时，彼此就被对方容貌的秀丽、神态的飘逸深深打动了。在黛玉眼中，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以至于“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而呈现在宝玉视野中的黛玉则是“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两情相悦，首先总是导源于感性的相互吸引，二人初见就产生了非同凡响的感应，激起了情感上的阵阵涟漪。这是一种无功利的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相互欣赏和爱慕。

大观园中，美貌的女子很多，而宝玉也曾不止一次地留情于宝钗、湘云、晴雯、妙玉，而之所以最终选定黛玉，深层动因还是心灵、情感上的共鸣与契合。在宝玉爱情的天平上，与黛玉相抗衡的主要是宝钗，宝钗的美丽大方、雍容华贵曾多次打动宝玉。但这架天平之所以倾斜于黛玉，是因为宝钗的守拙藏锋、世故圆滑、逢迎长辈的人生态度引起了宝玉的反感：“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

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而黛玉则与宝玉志趣相投，同是当时违背人性的主流文化的叛逆者，“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当湘云、宝钗劝他应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时，宝玉说道：“林姑娘从来不曾说过这些混帐话？若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林黛玉的我行我素、任性自然使其具有迥异于宝钗的诗情魅力，从而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宝玉。

爱情是生命的最高体验，是人性丰富深刻程度的重要尺度，正如勃洛克所言：“只有恋人才有权叫作人。”^①而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幸福。《红楼梦》的深刻和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般地书写宝、黛二人的皆大欢喜，而是根据他们的性格与所处环境的冲突写出了他们的如恩格斯所言的得不到爱的最大的痛苦。他们在爱中体验更多的是负面的人生感受，并在其中拥有了非常个性化的生命体悟。

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闺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

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① [苏] 尤·留里科夫：《爱的三种魅力——爱情，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徐泾元、徐桃林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